

让牧师们以神的话放胆地面对一切，
让他们约束世界上的权能、荣誉、美德而
让位给神话语的伟大崇高，顺服于神话语的无上权威，
让他们用神的话教导、命令从最高贵到最低贱的每一个人，
让他们造就基督的身体，
让他们摧毁撒旦的辖制，
让他们牧养羊、灭除狼，吩咐、警告、背逆的，假如需要，
让他们捆绑、释放雷鸣、电闪，
但是，让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根据神的话语。

——约韩·加尔文——

神那神圣伟大的话

——约翰·加尔文与他的讲道——

译自 John Piper 《The Legacy of Sovereignty Joy》>

加尔文会同意本章以神而不是他自己开始。对于加尔文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神的至高无上更为重要。让我们看一看神在出埃及记 3: 14-15 中的自我介绍。这里我们将会看到加尔文思想和生活的太阳系里的太阳。

神呼召摩西差遣他到埃及去将他的子民从被奴役之下领出来。面对前面的道路，摩西胆怯了，说他不适合去担此重任。神这样回答摩西：“我要与你同在（出埃及记 3:12）。”摩西对神说：“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祖宗的神派我来告诉你们……’他们会对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该怎么对他们说呢？”神的反应是他给人的所有启示中最重要的启示之一。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永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换言之，圣经中的这个最重要的，最伟大的名字“耶和华”，是神在“我是自有永有的”这句话里明白无误地宣告的：“告诉他们，那绝对的，自有永有的神差遣你。告诉他们最重要的就是我是自有永有的。”笔者以此段圣经上关于神宣告他自己是谁来作本章的开场白，不是因为想躲避一更不以此为耻。本章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激起读者对神的绝对权威与以神为绝对中心的热情。当我们听到神说“我是那自有永有的神”时，难道不会心潮起伏吗？神存在的绝对性着实吸引人：神的永无起始，永无终止，永不改变，永不需改进，单单也绝对要求人以他的定义与他相处，否则就干脆没门。

让此概念深深地印入你的心底，即：这位就在此时此刻维持你生命本身的神永远没有起始。认真地思索一下吧，你作孩童的时候曾否有过这样的念头？那么就让这种言语无法表达的惊叹升腾吧。神从来没有过起始！“那自有永有的打发我来”，那位永无起始，永远存在的神定义一切。无论我们愿意与否，他永远存在。我们不能为真实存在讨价还价，因为神定义何为真实。当我们存活在世上时，我们是站立在一位造我们，对我们拥有主权的神面前。怒吼咆哮地否认也罢，温文尔雅的怀疑也罢，丝毫不能影响神的存在。他单单地、绝对地说：“告诉他们，自有永有的打发我来。”假如我们不喜欢，为

了高兴起见我们可以改变一下子；我们也可以拒绝，但后果便是我们的灭亡。有一件事是永不动摇的，那就是神的自有永有。我们未出世他已经存在；我们离世之后他仍存在。在万事、万物之上掌管一切的就是这位神。我们逃避不了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道理，即：神一定是至高主管，万事万物都在于他，因为生命在于他；生命在于他因为宇宙在于他；宇宙在于他因为每个原子，每个运动，每位天使，魔鬼和人的灵魂都属于他。这位绝对的神自有永有。他创造万有，万有也靠他而立。他指挥万事因为万有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罗马书 11: 36)

你们做牧师的，愿神在你里面激起以他为中心、以他为绝对权威的事奉。好叫你所爱、所服侍的人们在你离去后可以说“此人认识神，此人热爱神，此人一生都为神而活，此人一直都在向我们展示神。正如使徒保罗所言，此人是被神一切的充满所充满的(以弗所 3: 19)

这就是本书所要表达的，本章所瞄准的。不仅是因为神那令人惊叹的存在本身所意味的，不仅是神的话所明确宣告的，也是因为大卫·威尔士令人吃惊而又正确地说：“从当代的福音派世界中消失了的，正是这样一位伟大、圣洁的神。”顿斯里·纽比金所见略同：“我突然发现，你可以掌握、运用福音派基督教的所有语言，但表达的中心却是自己的救赎需要。神不过是附属的.....，我也看到许多福音派基督徒很容易的就滑入了自我为中心，自我需要的救赎，但却不是以神的荣耀为中心。”是啊，我们真的是滑落了，我们不禁要问，今天那以宝贵的神的荣耀为主导经验的教会在哪里？

第二章

加尔文那永不止息，始终如一的热心：展示神的荣耀

约翰·加尔文在他的时代看到了上述两位所看到的同样情况。1538年，意大利红

衣主教撒道莱特给日内瓦的领袖们写了一封信，试图把他们从宗教改革中拉回到罗马天主教去。在他开始谴责宗教改革之前，主教写了长长的一段以友善和解、珍贵的永生生命为主题的娓娓之词。加尔文于次年春天花了6天的时间给主教回了一封信。这是他最早的作品之一，此信也使他以改革家的名字传遍了欧洲。马丁·路德读了此信之后说：“这是一封有血有肉的信，我因神兴起这样的人而充满了喜乐。” [1]

加尔文给撒道莱特的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揭开了加尔文与罗马教庭之间的争执。此争执影响、决定了他的一生。首先，此争执的关键并不在于宗教改革的观点，即：称义的教义，神职人员的滥权，人为的圣餐变体，向圣徒祷告以及教皇的权力等等。这些后来都会论到。对于加尔文来说，在所有这一切底下，最根本的问题是神的荣耀之中心性、绝对性，这也是加尔文一生从头至尾的目标。

当时加尔文在撒道莱特信里所看到的，正是今天纽比金所看到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福音主义。下面是加尔文在回信里对主教说的话“你那种对天堂生命的热心，是使一个人完全献身于他自己的热心，既使是以圣洁神的名义，也是为了要激励他自己。”换言之，哪怕是关于永生的宝贵真理也可以被歪曲偏离到用来代替神而成为万事的中心与目标。

这就是加尔文向罗马教廷的最大挑战。这在他日后的写作中一再、一再的出现。接着，他向撒道莱特指出他应当如何行。这也是加尔文一生致力的目标，即：教导人，让人知道人生最主要的动力就是热心展示神的荣耀。 [2]

笔者以为将此作为加尔文的一生和他的工作的标签是合适的：**热心展示神的荣耀。**

约翰·加尔文生命和教导的基本意义就是他重新找回并加以具体化的那种对神的绝对真实性和伟大崇高性所发的热心。这也是笔者想要读者最清楚的看到的。本杰明·瓦

费德论到加尔文说“从来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具有对神的那种深刻感”。这是理解加尔文生活和神学的钥匙。

普林斯顿大学新约学者吉尔哈德·沃斯 1891 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宗教改革的神学能够比任何其他基督教宗派都更能理解、把握圣经的完满？他回答是“因为宗教改革神学所理解、把握的是圣经最深的根本概念……此根本概念就是在考虑所有被造之物的时候，神的荣耀高于一切，它起到一把打开圣经宝藏的钥匙的作用” [3]

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对神的荣耀的专注，使得加尔文的生命具有一种连贯性与一致性，使得宗教改革得以实现。沃斯说：“宗教改革信仰的所有口号可以归纳成这样一句话：在罪人身上的恩典是神荣耀的一面镜子。”反射神的荣耀是约翰·加尔文生命和事业的全部意义。当加尔文在给撒道莱特的信中最后论到称义的时候，他写道“你在信中点了一下因信称义，这正是你我之间首要的，关键的争议之处。无论在哪里，只要这个知识被挪去，基督的荣耀就被熄灭了。” [4]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因信称义固然重要，但之所以重要的更深刻的理由是因为这关于基督的荣耀。无论何时何处，因信称义的知识被去掉，基督的荣耀就被扑灭了。这永远是加尔文最根本的问题。那么，何种真理，怎样的行为才是“展示神的荣耀”呢？

对于加尔文来说，宗教改革最基本的需要是针对罗马天主教在许多方面毁灭了基督的荣耀这一根本大事。例如，只有耶稣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他们却向圣徒祷告求他们向神代求；唯有基督才应被尊崇，他们却尊崇圣母。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献上，完成了完全的祭，他们却不停的在弥撒上献祭。[5]他们将天主教的传统提高到与圣经平起平坐，甚至连基督的话都要靠教廷来树立权威。(10) 加尔文在他的哥罗西书注解中问“我们怎么会有那诸般怪异的教义呢？（希 13：9）”他回答说“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基督

的完美。”换言之，那么多世纪以来，捍卫正统圣经真理的，是那向着神在基督里的完美与荣耀的热心。当中心离开神的时候，万事就离开了它们应有的位置。今天我们自己不以神为中心，也同样无法保持对正统教义的忠实。

那将加尔文一生所致力协调在一起的，就是他那展示神在基督里的荣耀的炽热之情。他 30 岁那年，想象自述了自己在生命结束之前站在神面前交帐说：“神啊，我一生所注重的，尽我薄力所做的，是为了让您那美善与公义或许可以显明，可以照耀，可以使您的爱子基督的美德与祝福可以被完全展示出来。” [6]

24 年之后，在他真的在天上，在基督面前交帐前的一个月，他的目标与热情丝毫未变。他在遗嘱中这样写道：“我所写的丝毫不含对任何人的仇恨。我一生所忠心做的、写的是我尊为至上的神的荣耀。” [7]加尔文享年 54 岁。

加尔文对神绝对权威的热情的来由

是什么将约翰·加尔文模铸成为如此把握神之伟大的呢？这又使他的生命产生了何种事工呢？

1509 年 7 月 10 日加尔文生于法国的挪扬。当年马丁·路德 25 岁，并已经开始在威登堡教导圣经。对于加尔文小时候的家庭生活我们知道的极少。14 岁那年，父亲送他去巴黎大学学神学，当时教授的是宗教改革之前的中世纪神学。5 年之后，父亲因与所在的教会吵翻，告诉加尔文不要再读神学，转学法律。以后 3 年里他在奥尔良、布尔及学法律。在这 3 年里，加尔文熟练掌握了希腊文，沉浸于司各脱，奥卡姆和皮埃尔的中世纪经院哲学、逻辑学之中。他获得了法律学学位。父亲死于 1531 年 5 月，加尔文二十一岁。于是加尔文可以自由的回到他所热爱的经典神学。1532 年 21 岁那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书“论西尼加”。在那段时间里，他开始接触到宗教改革的信息和精神。1533 年他

的生命发生了巨大变化。1533年11月，加尔文的好友科帕在巴黎大学冬季开学典礼上作了演讲，被法国议会传令要追究他的路德教义。科帕逃离了巴黎。从此法国开始了一场迫害宗教改革的运动。佛郎西斯一世称之为“那可诅咒的路德异端”。加尔文也是逃亡人士之一。因他俩的关系密切，有人怀疑科帕的讲稿出于加尔文之笔。1533年加尔文越过了那条界线，完全献身于基督，投身于宗教改革。

7年之后，加尔文回忆了他是如何转变的。他叙述了他从前在活出天主教信仰热情时的挣扎：“看哪，当时一种不同的教义传开了。这不是要带我们离开基督教信仰的教义，而是将我们带回基督教信仰根基的教义……是起初纯洁的教义。乍一听到此教义时，她的新奇对我来说很刺耳。我承认，一开始我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听的。我曾大动感情的竭力抵抗……我承认，至今为止我的一生都在无知与错误之中。我最终认识到，就如一道光照在我身上（这是关键的一句话，后面我们会看到），我这才发现自己所陷入的是一个充满谬误的藏污纳垢的泥潭。我所沾染的是何等的肮脏、污秽。一旦清楚地意识到我所处的可怜、可悲的光景……于是我做了一个责无旁贷的决心，神啊，我首要的工作就是致力于您的道，以眼泪与痛悔谴责自己的过去。” [B] “神突然之间降伏了我，改变了我，将我的头脑变为可教的……于是我品尝了、接受了一些真正敬虔的知识。我心里立即燃起一股强烈的愿望，要在真道上长进。” [9]

是加尔文信心的基础什么，使得他一生彻底地献身于展示神的绝对权威与荣耀？答案看上去正如加尔文自己所说，他突然看见了、尝到了圣经中神的绝对权威。在那个时刻，神和神的话以如此的能力无可置疑地在他的灵魂里证实他此后的生命将成为神和神的话的爱仆。他的信服是神自己在他话里的权威所造成的，而不是罗马教廷所说要靠他们来确定圣经的权威。

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极为重要。我们应该来看加尔文自己在他的“基督教纲

要”，特别是在第一卷第七、八章里说的“圣灵内在的见证。”他举例说：“我们怎么才能从圣经中认识得救的知识呢？唯圣灵在一个人里面说服才足已使哪个人真正能确切地认识神那拯救的知识。”因此，圣经与圣灵内在的说服，两样加在一起使加尔文认识到“神那拯救的知识。”两者缺一不可于使人得救。

但问题是，这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圣灵做的是什工作？答案并不是圣灵在圣经之外再加上新的启示，[10]而是圣经将我们从死中唤醒。使我们见到、尝到了圣经中神那真实的神性，从而证实圣经就是神自己的话。他说：“我们天上的父在圣经中展示他的伟大崇高与无上权威，叫人对圣经产生敬畏之心，远超过任何争议（“基督教纲要”卷一，八章三节）。这把就是加尔文的钥匙：神对圣经的见证是对我们悟性直接的，无可置疑的，赐生命的启示。因为是圣经中明白无误地证实神的伟大崇高与无上权威。神的崇高与权威就是我们对他话语充满信心的基础。在加尔文对自己是如何信主的描述中，我们一再看到他所说的圣经中启示神的伟大崇高与无上权威，此崇高与权威对圣经的证明。因此，在他信主的过程之中，他生命中心的火已被点燃。我们差不多已经触到了加尔文此种经历的深处，再往下一点儿我们会更清楚的看到这种“不屈不挠的连贯性”，即：加尔文一生中这种对神的无上权威，对神的话语的真实性的忠心，他在“基督教纲要”卷一七章五节这段话，可以让我们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

“因此被圣灵的能力光照之后，我们不是因为自己而信（注意此点），也不是因为任何其他人的判断说圣经来自神；而是以那超越人的判断，以最坚定的把握，确定圣经就是神的嘴借着人向我们说出的话，就好象我们是直接注目在神自己的伟大崇高上。”

这几乎叫人困惑，他说他对圣经中神的伟大崇高与无上权威的信服不依赖任何人甚至他自己的判断，他到底是指什么呢？或许使徒约翰在约—5：7-11的这段话能帮助我们理解加尔文所想要表达的：“并且有圣灵作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我们既受

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应该领受了，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作的。……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换言之，“神的见证”即圣灵内在的见证比任何人的见证都大，包括我们自己的判断。什么是神的见证呢？它不单单是靠一句话让我们来反思，判断。不然的话我们的相信还是要靠我们的反思。那么究竟是什么呢？第11节是关键：“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笔者以为这意味着神对我们的见证就是赐给我们生命，叫我们从死里活过来见证他的真实性，他儿子和他话语的真实性。他的见证就是属于生命的礼物，他的见证就是我们向着他的伟大崇高活过来，在他的话语里看到他是谁。在此例子里，我们不是从逻辑学的前提假设到得出结论。现在我们活过来了，一点儿也不靠人的判断。当拉撒路从坟墓里活过来是基督的呼召或者说是基督的见证使其然，这里没有他的理性判断而是那呼召使他活过来。派克是这样写的“圣灵在约翰·加尔文内在的见证是一种光照，通过话语叫他灵性的眼睛打开，于是神圣的真实被认识、被接受。加尔文说这种认识是直接的，无需分析判断，就象眼睛看见了颜色，舌头尝到了滋味一样。这是一种不需要累述的事件。一旦适当的激发因素出现，它就立即发生，当它发生时我们知道已经完成了。” [11]

因此，加尔文二十出头时经历了从灵性眼睛的盲人到被神的灵打开的神迹，未经过人一连串的理解思维。他看到两件事，它们是如此的交织在一起以致决定了此后他的一生，即：神的伟大崇高与神的话，神的话将此崇高权威表达出来，此崇高、权威证明神的话。从此以后，他就成了一位完完全全献身于以阐述神的话来展示神的伟大崇高、无上权威的人。

那神圣伟大的神的话所造就的事工

这样的事工应该是什么形式的呢？加尔文知道他所想要做的，他想要的是一种安

静写作的乐趣，从文字事工上来促进宗教改革。[12]这就是他认为他生来应该做的事。然而神却有一个截然不同的计划。正如他为奥古斯汀，为马丁·路德所订的计划一样，也如同我们许多人一样，生活往往变成不是我们自己所计划的。

逃离巴黎最终逃离法国之后，加尔文在瑞士的巴塞尔过着流亡的生活。时间是1534年到1536年，为了利用时间，他埋头攻读希伯来文[13]，（设想一下吧，今天还会有这样的牧师吗？被迫从自己的教会，自己的国家流亡出去，每天生活在危险之中却投身学习希伯来文，这种事在今天被看作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不禁要问，我们今天的事奉变成了何种的异象？）1536年3月，他在巴塞尔出版了他最著名的书：“基督教信仰纲要”的第一版，此书先后再版4次而成为今天的版本（出版于1559年）。我们不可以以为这不过是加尔文的学术活动而已。多年之后，加尔文谈起当时促使他这样做的原因：噢！当我躲在巴塞尔鲜为人知的时候，许多忠信圣洁的人们在法国被活活烧死！……对我来说，除非我以全力来与这些凶手作斗争。我的缄默就证明我是懦夫、叛徒，这就是促使我出版“纲要”的原因。出版的目的是没有别的，就是要天下知道那些名誉遭到卑鄙、恶毒毁坏的人们所信仰的是什么。[13]

因此，当你打开手里的约翰·加尔文“基督教信仰纲要”一书时，请记住，对于加尔文来说，神学是在焚烧活人的炉子里锤打出来的。加尔文不能坐视而不为他们的信仰和他们为之遭迫害的神来做见证。笔者以为，假如我们所说的要面对火刑架的话，我们的神学可能就会不一样。

1536年法国给了逃亡者们一个临时大赦。加尔文返回故乡，整理安排了自己的东西，带着弟弟安东尼，妹妹马利亚永远地离开了法国。他打算去德国的斯特拉斯堡继续他安静的写作。但后来他在个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我们看不到自己前面的道路。当我正做决定去过一种平稳宁静的生活时，我最没有想到的却要临

到了”。[14]英国的查理五世与法王佛郎西斯一世之间爆发战争，挡住了通往斯特拉斯堡的路。加尔文不得不绕道日内瓦。回想起来，我们对神的护理只能惊叹，他竟如此部署敌对双方的军队从而使他差遣的牧者到他所要他们去的地方。

加尔文住宿在日内瓦的那个夜晚，当地的宗教改革领袖，烈火一般的法勒尔听说加尔文在日内瓦，连夜到旅馆找到了他。这场会面改变了不仅是日内瓦的，也是世界历史的进程。加尔文在他的“诗篇”注释的前言中告诉了我们那晚所发生的事“为扩展福音而燃烧着惊人热情的法勒尔，在知道我已下决心静心做文字写作工作（因那是我想不受干扰的全身心投入的工作）。在恳求不成之后，他竟以诅咒的方式说，现在紧急需要，假如我要逃避去做静心写作的话，神的诅咒要临到我。我被此诅咒的恐惧所击，留了下来。” [15]

从此，他的生活不是在地理位置上，而是在职业上被不可逆转的改变了。加尔文再也没有能够在他所谓的宁静中研究、写作。此后，他那 48 卷著作、单张、讲章、圣经注释和书信的每一页都是他在牧师职责的铁砧上锤打出来的。他先在日内瓦担任了圣经教授。四个月后被任命为圣彼得教堂的牧师。此教会是日内瓦一万人口中三间教会之一。但市议会官员们对法勒尔和加尔文并不满意。因此他俩不向他们妥协，于是俩人于 1538 年 4 月被赶出日内瓦。

加尔文因此而松了一口气，以为是神将他从牧师的轭下释放他去从事研究。但当马丁·比舍知道此事后，他如法炮制法勒尔在日内瓦所做的，把加尔文请到了斯特拉斯堡。加尔文后来写到：“基督最出色的仆人比舍使用了法勒尔式的告戒和断言，把我拉到了一个新的岗位上。约拿的例子给了我警告，我就继续教导的工作。” [16]也就是说他同意去斯特拉斯堡当牧师。他在斯特拉斯堡牧养一个约 500 人的法国流亡者教会，并兼任新约教授。在那段时间里，他写下了他的第一本解经书“罗马书”。并将“纲要”

扩充成第二版。

在斯特拉斯堡的三年里，或许神最大的护理之工是加尔文找妻子。已有人试着替他介绍，但未成功。他当时已 31 岁，也有不少妇女表示对他有兴趣。加尔文向他的好友兼婚姻介绍人法勒尔提出的要求是：“唯一能吸引我的美丽是这样一种美：不必太高雅，也不要太挑剔，朴实无华，勤俭持家，有耐心也愿意照顾我的健康。” [17]

派克评论说“他的个性里似乎没有浪漫的爱情，但朴实的求爱却导致了幸福的婚姻。” [18]其实派克的这个观点不太对。来自再洗派教会的依多莱特成了加尔文“朴实求爱”的对象，她和丈夫是加尔文所在的法国难民教会的会友。1540 春，丈夫因瘟疫去世，加尔文与依多莱特于 1540 年的 8 月 6 日结婚，当时她已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日内瓦的混乱使市议会官员们想到了加尔文和法勒尔。1541 年 5 月 1 日，市议会撤消了对加尔文的禁令，甚至尊他为神的人，这对加尔文来说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因为他知道，生活在日内瓦他会整天都会被争议与危险包围。10 月上旬，他写信告诉法勒尔他不愿意去：“但我知道我不是自己的主人，我将我的心作为祭献给神。” [19]这句话成了加尔文的座右铭，也成为一幅象征他的画：一只托着一颗心伸向神的手，上面刻着“即刻、诚心”。

1542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二，加尔文第二次来到日内瓦。此后在他的教会事奉直到 1564 年 5 月 27 日离世。他的第一个儿子雅各司出生于 1542 年 7 月 28 日。两星期后夭折。他在给朋友维瑞特的信上写道：“孩子的去世的确是神加给我们的一个严酷、痛苦的患难。但神自己也是一位父亲，他知道什么是对儿女最好的。” [20]这就是加尔文在面对不断临到的试炼时对神那全能之手的顺服。

此后依多莱特的健康就一直不好，后来他们又有过两个孩子，但都很快去世了。1549 年 3 月 29 日，依多莱特死于肺结核。加尔文写信给维瑞特说：“你知道我的心是

何等的脆弱，不是柔软，若不是那所赐给我的强大的控制能力，我很可能撑不到今天。我的悲痛绝非一般的悲痛。我失去了一生中最好的伴侣。若不是神如此定意，她不仅心甘情愿地与我一同分享贫穷，甚至愿意与我一同死亡。她一直都是我忠诚的帮手。我在事奉上从未感到过她一丁点儿的阻碍。在她整个病重期间，她从未给我添过一点儿麻烦，她担心她的孩子过于她自己。我怕这样的担心对她不好，在她去世之前三天我告诉她，我一定会照顾她的孩子。” [21]

加尔文没有再婚，繁忙的日程也不允许他有时间来成立、照顾家庭。一位住在日内瓦的朋友科拉唐这样描述他：“加尔文从未放过他自己。他的工作远远超过他的体力和健康所能允许的限度。通常他每星期讲道 5 次，教神学 3 次，参加查经 1 次，教会会议上的劝诫，探访病人，个人的劝告、警诫，他从未失过约，以及处理那些正常事奉之外不断冒出来的事情。除了上述这些常规的工作之外，他极关心在法国受迫害的基督徒们，不断写信鼓励、教导并劝告他们，为他们代祷……。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未能阻止他不停的潜心学习、出版大量佳作。” [22]但正如马斯克勒司所说“加尔文是一张永远绷紧的弓”。他试着注意自己的健康，但却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科拉唐说“他几乎不注意自己的健康，多年来都是一日只进一餐，从不吃点心”他认为他的胃病和偏头痛只有靠少食来控制。[23]但另一方面他却显然在忽略他的健康。夜以继日地工作，从他在 1546 年给法拉斯的信中可略见一斑：“除了讲道和授课之外，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几乎什么都没干，如此浪费光阴我真是羞愧有加。” [24]那个月里他仅仅只讲了 20 次道，教了 12 次神学！

除了上述繁忙的工作日程之外，他所承受的病痛不停折磨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加尔文那钢铁般的不屈不挠。1564 年 53 岁那年他写信告诉医生说他的绞痛、吐血、疟疾、痛风以及行刑般的痔疮。[25]“这些病痛中最难忍受的是肾结石，它们在排出过

程中给了我尖刀般的疼痛。我常常不得不忍着长时间的巨痛，排出结石。但这些结石颗粒很大划破了尿道，接着就是大出血。唯一的止血方法是用针筒注射一些牛奶进去。”

[26]

在这些工作和病痛的压力之上，乃是经常面临的直接生命危险：“他对日内瓦他的家门外那些歹徒们吼叫着要把他扔进河里的威胁声和开枪恫吓一点也不陌生。” [27] 临终前，他对聚集在他床前的牧师们说：“我生活在不停的争吵声之中，有一天夜里竟有人在门外连续开了四十到五十枪来向我威胁、致敬。” [29]

1558年在写给维瑞特的信里他说：“战争迫在眉睫，敌人的军队离日内瓦只有半小时的距离。你知道，我们不仅担心要流亡，更面临着各种残酷的死刑，那些疯狂进行宗教迫害的人是野蛮无情的。” [29]他在梦中都可能被敌人的迫害所折磨。

加尔文身上最顽固的刺是日内瓦那些放荡的自由派。既使如此，他的坚忍仍然得胜，实在是了不起。当时欧洲每个城市里都有姘妇，[30]他在圣彼得教堂讲道15年后，不道德的事仍然猖獗。甚至在教会内都有。这些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们把“圣徒的交通”看作是对财物、房屋、身体和妻子的占有。他们在基督徒自由的名义下干着奸淫和放纵情欲的勾当，但同时又称自己有权领吃圣餐。[31]

1553年，领圣餐的危机爆发。教会决定禁止一个名叫利的富有的自由派领圣餐，但市议会否决了此决定。这就给加尔文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危机，他不愿意屈服政府对教会的干涉，更不同意让一个公开放荡的人到主的桌前来。和所有的事情一样，问题的关键关系到基督的荣耀，他写信给维瑞特说“我已下了决心，即使是死也不愿让主的圣餐遭到亵渎……若我让教会决议的权威被践踏，我就是失职，就是让基督的晚餐被公开嘲笑……我宁可死一百次也决不让基督遭辱。” [32]

主日的试验到了，自由派们来聚会要领圣餐，日内瓦的宗教改革面临一个关键时

刻。贝查回忆道：“讲道，祷告完毕之后，加尔文从讲台走下，站在圣餐桌后面，为饼和杯祝谢之后，他准备分给会众。几个歹徒突然涌向桌子，加尔文用双臂护住圣餐盛器，仿佛保护它们不遭亵渎。他的声音响彻大厅：‘这双手你们可以砸碎，这两条胳膊你们可以打断，我的生命你们可以夺，我的血你们可以放，但你们休想让我把圣物给亵渎之辈，羞辱我的神。’”这位加尔文的第一位传记撰人说：“接着，圣餐在一种极其肃静的气氛中进行，人人都被一种庄严的敬畏所摄，犹如神亲临现场一般。” [33]

列举日内瓦这些痛苦的事是要来见证约翰·加尔文在神召他去的岗位上那种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坚定立场。前面我们问过两个问题，为什么约翰·加尔文能够成为这样一位展示神伟大崇高，无上权威的勇士？他的一生究竟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事工？

我们已经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即加尔文被圣灵超自然的内在见证改变，使他从圣经中认识了神的伟大崇高，无上权威，从而使他的思想，他的写作，他的事奉定睛在展示神的伟大与荣耀之上。现在我们来回答第二个问题，那种对神伟大崇高，无上权威的委身产生了什么样的事工？我们已经有了了一部分的答案，那就是产生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坚定不移，一种对神的话语忠诚的事工。用加尔文自己的话说就是“不屈不挠，坚定不移”。 [34]但这只是一半的答案。这是一个坚定不移地阐述讲解神的话的事工。

加尔文已经在圣经里见到了神的伟大崇高、无上权威。他确信圣经就是神的话。他说：“我们对圣经的敬畏就应向对神的敬畏之心一样，因为圣经单单出乎于神，其中没有人的东西混杂在里面。” [35]他自己的经历告诉他：“圣经最高权威的证明就是神以人的方式说话这个事实。” [36]这些真理不可避免的将加尔文引到一个结论：既然圣经就是神的声音，既然圣经本身就是自我权威的启示神的伟大崇高，无上权威，既然神的崇高、权威与荣耀是万物存在的原因，那么加尔文的生命当然就是以“不屈不挠，坚定不移”的阐明，讲解神的话为标志。

他写了单张，写了伟大的“基督教信仰纲要”，他写了除启示录外所有新约的注释，也写了摩西五经，诗篇，以赛亚，耶利米，约拿的注释，他教了圣经（许多讲课本身就是圣经注解），每星期讲道 5 次，所有这一切都在阐明，讲解圣经。迪兰伯格说：“加尔文的全部神学就是阐明圣经。” [37]在遗嘱和见证中加尔文说：“我已经尽力，在讲道中，在写作上，在圣经注释里，纯正、朴实地宣讲神的话，忠诚地解释神的神圣话语。” [38]

他所做的都是在阐明圣经，这是一个人因着在圣经中见到了神的伟大崇高，无上权威后所激发出来的事工。圣经是绝对中心，因为它们绝对是神的话，它们本身就确证神那伟大崇高、无上权威，在此种致力阐述神话语之中产生了最卓越的讲道。写加尔文传记的最重要的作者艾密尔·多摩格先后写过 6 卷关于加尔文生平的书。在纪念约翰·加尔文诞辰 400 周年时，他站在加尔文曾站过的讲台上这样说：“对我来说，真实的加尔文就是日内瓦的讲道人，他以他的讲道铸成了 16 世纪宗教改革的精神，这也是解释所有关于加尔文的一把钥匙。” [39]

加尔文的讲道从头至尾都是一个模式：一卷书一卷书的讲，在日内瓦圣彼得教会的整整 25 年里，除了极个别的几次特殊情况之外，他在主日永远是讲新约（除了下午有几次诗篇以外），星期中间总是讲旧约，从未中断过。[40]教会的记录显示，一年中的例外少于 6 次，圣诞节、复活节的讲道也不例外。[41]下面的例子或许可以让读者对加尔文的讲台有所了解。他与 1549 年 8 月 25 日开始讲使徒行传，1554 年 3 月结束。紧接着讲帖撒罗尼加前、后书共 46 次，哥林多前、后书 186 次，教牧书信 86 次，加拉太书 43 次，以弗所书 48 次少直到 1558 年，接着是一段空隙，因他病倒了。1559 年春他开始讲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的合谐”，到 1564 年他去世时尚未结束。星期中间他讲了 159 次约伯记，200 次申命记，353 次以赛亚书，123 次创世记，等

等。[42]

其中最清楚的一个例子是加尔文自己的选择：1538 年复活节那往日他讲完道离开圣彼得教堂后被市议会逐出日内瓦，1549 年 9 月他返回后的第一堂讲道接着 3 年之前的那段经文开始讲。

为什么对按顺序讲解圣经会有如此惊人的委身呢？下面的三个理由不仅在 16 世纪，就是今天也同样有效：

第一，加尔文相信神的话是一盏灯，被教会撤去了，他在自己的见证中写道：“您的话本应当象灯一样照亮您的子民，却被撤去或至少被压制下去了……主啊，象我这样一个可怜的人，唯一迫切的恳求就是求您不要按我的行为赏罚我，叫我不敢可怕的离弃您的话语，因为本就是在您话语里被您奇妙的美善所拯救。” [43]加尔文认为不间断地阐明，讲解圣经是克服“可怕的离弃神的饿话语”的最佳方法。

第二，派克说加尔文对那些在讲台上讲他们自己的思想的人深恶痛绝。加尔文说：“当我们站上讲台时，不是要让我们把自己的梦和异象带上去。” [44]他相信传讲整本圣经，他就不得不面对神要说的所有的话，而不是他或许要说的。

第三，前面已提过，即，加尔文在神的话语里看到了神伟大崇高、无上权威，他全身心的相信圣经真正是神的话，所有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于我们有益，闪耀着神荣耀的光芒。在申命记的第 61 讲中，他对当时也是对今天的牧师们发出挑战，说：“让牧师们放胆以神的话地面对一切，……让他们约束世界上所有的能力、荣誉与美德，让位给顺服在神话语的伟大崇高，无上权威前，让他们用神的话嘱咐、命令从最高贵到最低贱的每一个人，让他们造就基督的身体，让他们摧毁撒旦的辖制，让他们捆绑和释放雷鸣、电闪，但是，让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根据神的话语。” [45]这里的关键一句话是“神话语的伟大崇高与无上权威”。这永远是加尔文最根本的问题：怎样才能最好的向日内瓦，向欧洲，

向整个历史展示神的伟大崇高与无上权威？他以一生不间断地阐明、解释的讲道来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一种比以牧养教会的方式全面地讲解神的话更好的方式来全面展示神的荣耀，神的伟大崇高与无上权威，这就是为什么讲道在印刷，收音机，电视机，录音带，CD，电脑出现的 500 年后的今天仍然是教会生活的中心。神的话的主题是神的伟大崇高，无上权威，是神的荣耀，这是教会事业的主题，即使是在一位濒死的圣徒临终发出的微弱无力的声音中仍可以知道神在他话语里的伟大崇高，无上权威，在此微弱的声音中同样发出传讲神话语的狂喜，这就是为什么讲道永远不会死亡。

全面彻底的以神为中心就要永远创造出一种要向神的儿女传讲神话语的事工，假如神是加尔文在圣经里看见的“自有永有的”，伟大的，绝对的，全能的，奥秘的，完全荣耀的神，那么就永远有讲道，因为人对神知道的越多，神就越成为中心，我们也越知道不仅仅只是在分析，解释神，我们必须欢欣鼓舞的以阐明，传讲神的话来赞美，尊崇称颂神。

愿神赐给每一位传道人里面的最大的喜乐，赐给他们对他的强烈渴望，叫那讲解他话语的欢乐如火焰一般在每一所教会里燃烧起来。